

父母爱情

新春佳节，我特地做了红烧猪蹄。这是我的拿手好菜，一端上桌，家人便开始大快朵颐。母亲却感叹道：“要是你爸在就好了，他最喜欢吃这道菜。”

这是父亲缺席的第二个春节。我知道，母亲又想父亲了。

在我记忆中，父亲、母亲算不上恩爱夫妻。父亲和母亲都是极有个性之人，两人似乎不懂得互相谦让，所以“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”成了我家的日常。因为讨厌吵吵闹闹的家庭生活，我加倍努力学习，小学毕业时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离家50公里的一所初中学校。之后，我读了高中，进而考入大学，结婚生女，离家越来越远，终于远离了父母亲的争吵声。但是，父母亲的争吵依然持续，我时常在心里感叹：“这大概就是世人口中的冤家吧。”

我对父母亲之间感情的认

识，在父亲得病之后有了改变。

2016年4月，父亲被诊断为肠癌，而且已是中晚期。之后5年时间，父亲以坚强的毅力，经历了大大小小8次手术，母亲则不离不弃，时时陪伴在父亲身边。每一次父亲手术住院，母亲都坚持日夜守护在病床旁。受病痛的折磨，父亲脾气更大了，好几次母亲在我们面前哭诉父亲的无理取闹，可是一转背，她又笑着为他端茶送水。

2020年春节前，父亲再一次住院，母亲陪着父亲在病房过年。当时，恰逢新冠疫情肆虐，我因忙于疫情报道，无暇顾及老人，母亲便全权负起了护理父亲的重任。除夕傍晚，我急急烧了几个菜，送去病房。至今我还记得，由于是除夕，病房里其他病人都出院了，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母亲坐在一旁，不知道跟父亲说着什么，两人脸上都带着温

情的笑容。这一幕，温馨、和谐，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我眼眶一热，心头蹦出这句话。

2022年3月，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我们将父亲送回老家的医院。得知真相的母亲失声痛哭。当时，母亲也被查出肺部患有肿瘤，医生建议尽早手术。万分纠结中，我将母亲送到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，请专家再一次进行诊断，所幸专家判断母亲的手术可以再过一段时间施行。当天下午，母亲急急赶回父亲身边。十几天后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我很庆幸，母亲陪着父亲走过了最后一段时光。

父亲走了，母亲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支柱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她仿佛什么都不会了，生活中任何一件小事，她总会无所适从，面对我们的惊讶，

她解释说：“这些以前都是你爸在操心的。”面对几乎失能的母亲，我第一次想到，原来父亲是这般宠爱着母亲，宠得她已离不开他了。

如今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，可母亲依然活在回忆中。“电视机这种小问题，你爸自己都能修好。”“我要去哪里，你爸都会陪我去，他怕我迷路。”“你爸在的话，这种事根本不用我操心……”母亲心中记着的，全是父亲对她的好，仿佛她和父亲从来不曾争吵。也正是在母亲的唠叨中，我开始重新审视父亲与母亲的感情，我意识到，原来是我过于肤浅了。

这世上，爱情的表达方式有千万种，有轰轰烈烈，也有平平淡淡，而我的父亲与母亲，自有他们那一辈人的表达方式。

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人。
(陈敏)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

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一景。

(张蕊蕊 摄)

从宁波到北海，1870公里。今年春节，我们全家自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，在他乡过年。

数不清跨越了多少座大桥、穿过了多少条隧道、路过了多少个村庄，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流，犹如一条璀璨的灯带，蜿蜒曲折地向前延伸；远处城市的烟花璀璨绽放，点缀了夜空。

在他乡过年，虽陌生，但更多的是新鲜感。这里不少充满渔家特色的商铺、饭店，让人印象格外深刻。历史上，被称为“海上游牧民族”的疍家人，“以舟为室，视水如陆”，祖祖辈辈浮家泛宅，与水为伴。对他们来说，水面就是他们辛勤耕耘的“土地”，小船就是他们遮风挡雨的家。没有大船，无法远航，他们只能在近海、内河中捕鱼，或退潮时下笼下网，捕些鱼虾，生活随着潮汐起起落落。

疍家人迁徙分布于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的沿海地区和主要内河。了解后会发现，不同水域的疍家风情，有所不同。

在北海市银海区，有一座桥

港镇，这里是疍家归侨们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后的港湾。由于居住在这里的疍家归侨曾侨居越南，因此侨港的归侨在坚守传统的同时，也带有浓厚的异域特点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侨港风格。

如今，从侨港的港口到美食街，经过几代疍家人的努力，早已看不见荒芜，有的只是热闹的景象。站在这里，能够想象，当年步履沉重、满身疲惫的归国游子，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故土的眷恋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的情景。

之所以对疍家印象深刻，是因为联想到了自己。无论是远离家乡工作，还是长途跋涉后在异地过春节，都让原本熟悉的家乡变得更加遥远，但他乡的风景和文化却如此新鲜和吸引人。“逐水草而居”的不仅是疍家人，也是每一个行走异乡的游子。

正因身处异乡，所以更加珍惜亲情和友情。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在一桌桌团圆饭、一次次团聚中，我也逐渐理解其真意。

(张蕊蕊)

民宿主人的龙年心愿

正月初二一大早，慈溪好友微信朋友圈里的美食图片，让我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慈溪市龙山镇因伏龙山而得名，毗邻江北区、镇海区。该镇人文、旅游资源丰富，不仅有徐福东渡传说，还有达蓬山旅游度假区、方家河头村、潘岙村等休闲旅游的好去处。龙年游龙山，顺便看望许久未见的朋友——潘岙村民宿海如别苑的老板娘吴珍妮。

潘岙村位于龙山镇南部，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。“这两年，我们村变得更美了。游客们在村里品农家小菜、登健身步道，共享诗意慢生活。”吴珍妮也是慈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，对于家乡的美丽蝶变，她感触颇多。

今年春节假期，潘岙村民宿迎来客流小高峰。以海如别苑为例，八成以上“春节房”被外地游客预订。“在龙山镇，我和家人一起喝茶、爬山，细细品味湖光山色。”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先生说，节日里的潘岙村别有一番韵味，在海如别苑，大家还能与老板娘交流文学创作。

海如别苑的装修布置不奢华，但是文艺范十足。吴珍妮以自己出版的小说或作品主人公名字给7间客房命名：花好、月圆、温暖、紫苏、燕窝、眉心

痣、别亦难。在那里，游客可以喝茶、看书，远离城市喧嚣，放飞自己的心灵。

除了品味书香，大家还能在海如别苑一饱口福。春节假期，吴珍妮为住店客人准备了糟鸡、鱼头烧豆腐、油焖笋等特色美食。“烧菜用的鱼是村民从附近湖里捕捞的，腌制糟鸡选用的是生长6个月以上的走地鸡。”对于这些“镇店美食”的食材，她如数家珍。

吴珍妮是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从事文学创作有16年。截至目前，她已出版6部文学作品，其中长篇小说《温暖》曾获宁波市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散文集《眉心痣》获得宁波市优秀文学作品奖。

龙年在龙山，吴珍妮还有个美好的心愿。近年来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、农文旅融合的持续推进，龙山镇农村的“颜值”进一步提升，村民的“钱袋子”也越来越鼓。“美丽乡村建设，催生‘美丽经济’。这两年，来龙山镇的游客多了，各村民宿生意也更红火。”吴珍妮说，这些民宿既是亮丽的风景，也是龙山镇乡愁的驿站，希望龙年有更多游客前来“打卡”。

(陈章升 叶聪凯)

炭火温暖慢生活



亲友团坐欢度新春佳节。

(吴冠夏 摄)

最温暖的年味，莫过于有一盆旺旺的炭火。炭火的味道，总是那么温暖、那么有人情味。

生炭烤火是我们家的年俗。每当我们回家过年，父母总是会提前准备好生火工具，晚辈们共同准备着各种美味食材。牛肉、羊肉、猪肉等肉类食品被切成块状，用调料腌制入味后制成串放在烤架上。随着炭火的熊熊燃烧，一大家子围坐在烧烤炭火

旁笑语盈盈，享受着烟熏肉香和炭火的温暖。一餐围炉烤串可以吃上很久，我们无须赶场，小孩也可以在一旁尽情欢笑打闹，这种浓烈而令人欢喜的年味，是最值得留恋的。

吃完烤肉，再加些炭火、烧一壶茶、放些干果、烤几个橘子或番薯，便是当下最流行的围炉煮茶了。谈天说地、欢声笑语、桌游打牌……在围炉煮茶过程中，我们格外珍惜与亲朋好友

相聚的时光，放慢脚步，尽情享受一份安逸。一整天，我们都可以围坐在炭火旁，仿佛将岁月的疲倦与寒冷都融化了。

过年的“烟火气”，温暖的慢生活，都是人们向往且珍惜的春节记忆。如今，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，许多人家做饭取暖有了电器，但是，不管时代

如何变迁，社会如何发展，在我眼里，电器依然取代不了炭火。新年里那盆红红的、旺旺的炭火，才是最美的年味。

(杨丹)

小岛年味“图鉴”



岛上的房屋大多依山而建。

(何晴 摄)

这个春节，我跟随丈夫一起回到了他成长的地方——舟山市嵊泗县。

正月初二，我们打算从泗礁山岛坐船去趟大黄龙岛，看望外公外婆。大黄龙岛海岸曲折、湾岬环布，陆域面积5.12平方公里，因山势雄伟，土地呈黄色，远望似黄龙蟠海而得名。

岛上的房屋大多依山而建，由石头垒成。从山脚抬眼望去，山腰上层层叠叠地堆满了造型各异的民居，颇有一番风味。听当地居民说，这种建筑模式能够在台风来袭时最大程度抵御风暴潮的袭扰，也能使房屋全天沐浴阳光。

我们的大巴车在招呼站缓缓停下时，外公早已等在车站迎接我们。外公身着一身西装，西装左胸口还绣有一个“龙”字，显得格外应景。听说这套西装的“年龄”已有20多岁，算起来，它应该陪伴外公过了三个龙年吧。

外公家坐落在半山腰，我们拾级而上，抵家时已累得气喘吁吁。“你们不常来，所以爬山的体力还不如我一个老年人。”外公笑道。

到家，外婆已经做了一桌子菜，蒸带鱼、蒸海鳗、熏鱼……这里的饮食风俗和宁波基本一致。一家人围桌坐下，畅谈言欢，团圆的意义，大抵如此。

饭后，我们在岛上转了转。年味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—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随处可见拎着大包小包走亲访友的人们，以及拉着行李箱回家的游子。

我们还遇到了我丈夫儿时的玩伴。两天后他将在岛上的文化礼堂举行婚礼，当天他正紧锣密鼓地布置场地。

海风轻拂，不少渔船静静停靠在码头，就像在外漂泊的游子，回到了港湾。

(何晴)